

第八回 閨閣中才不讓才

詞曰：

青青楊柳，更有桃花紅欲剖。紫燕翩翩，黃鶯又轉弦。鳳祥麟瑞，不信人間還有對。休歎才難，試展雕龍繡虎看。

右調《減字木蘭花》

話說平如衡立在廟前，探望題詩女子。立不多時，祇見廟中果然許多人簇擁著一個垂髫女子走了出來。陡然回目一視，見眉宇清妍，容光飛舞，真不啻遇了西子王嬙，把一個平如衡驚喜得如癡如狂，心魂俱把捉不定。及再要一看，那女子已被眾人催逼上船，登時開去。

平如衡立在河口，就如石人一般，向北而望，祇望得船影都不見，方纔垂下眼來。及要轉身，爭奈四肢俱癱軟，半步也移不動。沒奈何，強掙到廟前石墩上坐下，心下暗想道：「再不想天下有這等風流標致的小才女，要我平如衡這樣嗤嗤男子何用！若是傳聞尚恐不真，今日人物是親眼見的。壁上詩年紀與其人相對，自然是她親題，千真萬實，怎教我平如衡不想殺愧殺！又不知方纔這首詩，美人可曾見。若是看見我後面題名，方纔出廟門觀面相覷，定然知道是我。我的詩雖不及美人，或者憐我一段殷勤欣慕之情，稍加青盼，尚不枉了一番奇遇。若是美人眼高，未免笑我書生唐突，則為之奈何？」又想道：「她署名冷絳雪，定然是冷家女子。但不知是何等樣人家。我看方纔家人侍妾圍繞，自然是宦家小姐了。但恨匆匆不曾問得一個明白。」

一霎時，心中就有千思萬慮，腸回九轉，直坐到傍黑，方纔掙歸客店。真個是搗枕捶床，一夜不曾合眼。捱到天明，渾身發熱如火，就在客店中直病了半月方好。欲待進京訪問消息，料如大海浮萍，絕無蹤跡。又且行李蕭條了，艱於往返。沒奈何，祇得硬著心，忍著苦，往松江訪叔子而去。正是：

無定風飄絮，難留浪滾沙。

若尋來去跡，明月與蘆花。

平如衡往松江尋訪叔子，且按不題。

卻說冷絳雪剛上得船，船便撐開掛帆而去。急向篷窗一望，早已不知何處。心下暗想道：「此生倉卒之間能依韻和詩，又且詞意深婉，情致兼到，真可愛也。但恨廟前匆匆一盼，不能停舟相問。祇記得他名字叫做平如衡，是洛陽人。我冷絳雪雖纔十二歲，然博覽今昔，眼中意中，不見有人，不意道途中倒邂逅此可兒，怎能與他爭奇角險，盡情酬和，令我胸中才學稍稍舒展，亦人生快事也。還記得他說將往雲間。雲間是松江府，他南我北，不知可還有相見之期？」以心問心，終日躊躇，一路上看山水的情興早減了一半。

不一日，到了京師。差人先將文書信送入山府。山顯仁接見了，乃知是寶國一買婢送來。此時已在近地買了十數個，各分職事，編名掌管。見是揚州買來，又見書上稱能詩能文，也覺歡喜，就與女兒山黛說知，發轎去接。不多時接到。因命幾個僕婦將她領入後廳來見。山顯仁與羅夫人並坐在上面，祇見冷絳雪不慌不忙，走將進來。山顯仁仔細一看，祇見：

風流情態許多般，漫說生成畫也難。

身截巫山雲一段，眉分銀漢月雙彎。

行來祇道花移步，看去方知玉作顏。

莫訝芳年纔十二，五行七步祇如閑。

山顯仁見她一路走來，舉止端詳，就與女兒山黛一般，心下先有幾分駭異。及走到面前，又見容貌端莊秀媚，更加歡喜。領她的僕婦，見她到面前端立不拜，因說道：「老爺、夫人在上，快些磕頭。」冷絳雪聽了，祇做不知，全然不動。山顯仁見她異樣，因問道：「你既到我府中，便是府中之人了，怎麼不拜？」冷絳雪答道：「妾聞貴賤尊卑，相見以禮。冷絳雪既見太師、夫人，安敢不拜！但今日乃冷絳雪進身之始，不知該以何禮相見，故立而待命。」

山顯仁見她出語凌厲，因笑問道：「你且說相見之禮有那幾種？」冷絳雪道：「女子入門，有婦禮，有保母禮，有傅母禮，有賓禮，有記室禮，有妾禮，有婢禮，種種不同，焉敢混施。」山顯仁道：「你自揣該以何禮相見？」冷絳雪道：「《關雎》風化之首，既無百兩之迎，又無鐘鼓之設，不宜婦禮明矣！保母、傅母貴於老成，妾年十二，禮更不宜。太師壽考南山，冷絳雪齒髮未燥，妾禮之非，又不待言。太師若能略去富貴，而以翰墨見推，則賓禮為宜。然當今之世，略去富貴者能有幾人？或者富貴雖不能盡忘，猶知憐念斯文委之記室，則記室禮亦宜。甚之貴貴輕才，尊爵賤士，以獻來為足辱，以柔弱為可欺，則污之泥中，廁之爨下，敢不惟命，則當以婢禮見。然恐非太師四遠求才之意也。此賤妾自揣者如此，幸太師明示。」

山顯仁聽了這許多議論，心下暗喜道：「此女齒牙伶俐，詞語慷慨，不獨才高，且有俠氣，真可愛也。」因又笑問道：「你說賓禮相見為宜，問你賓禮如何行？」冷絳雪道：「行賓禮，則太師起而西向立，夫人起而東向立，冷絳雪北面再拜。每拜太師答以半禮，夫人回以一福。四拜畢，太師、夫人命侍妾掖之起。太師、夫人北向坐，冷絳雪傍坐，賜茶，問以筆墨之事。此賓禮也。」

山顯仁又問道：「記室之禮如何行？」冷絳雪道：「論記室禮，受職有屬。則太師、夫人高坐於上，冷絳雪趨拜於下。拜畢，賜坐於旁，有問則起立而對。此記室禮也。」山顯仁道：「婢禮如何？」冷絳雪道：「婢則匍匐叩頭而已，何禮之有。」山顯仁笑道：「行賓禮亦不難。但賓者主之朋也，必見聞深遠，議論風生，方足與主人酬酢。你小小女子，亦能之乎？」冷絳雪道：「若酬酢不能，安敢自稱才女，而經數千里，遠獻乎相府！」山顯仁道：「你既自稱才女，且問你何以謂之才？」冷絳雪道：「才之道甚大，其論甚長。若草率奉答，又不足以副明問；欲精粗畢陳，恐非立談之可盡。」

山顯仁笑對夫人說道：「此女小小年紀，口出大言，見我不拜一拜，倒思量坐談，豈不好笑？」羅夫人道：「看她姿容舉動，不象個下人，便與她坐下也不妨，且看她說些甚麼？」山顯仁道：「依夫人這等說。」就叫侍妾移一張椅子在旁邊，說道：「你且權坐了，細講才字與我聽。」

冷絳雪聽了，也不告坐，竟公然坐下道：「蓋聞天、地、人，謂之三才。故一言才，而天、地、人在其中矣。以夫而論，風雲雪月發亙古之光華。以地而論，草木山川結千秋之秀潤。此固陰陽二氣之良能，而昭著其才於乾坤者也。雖窮日夜語之而，不能盡其才之

勿論。且就人才言之，聖人有聖人之才，天子有天子之才，賢人有賢人之才，宰相有宰相之才，英雄豪傑有英雄豪傑之才，學士大夫有學士大夫之才。聖人之才，參讚化育。賢人之才，敦立綱常。天子之才，治平天下。宰相之才，黼黻皇猷。英雄豪傑之才，幹旋事業。學士大夫之才，奮力功名。以類而推，雖萬有不同，皆莫不有一段不磨之才，以自表現於世。然非今日明問之所注也。今日明問之所注，則文人之才，詩人之才也。此種才，調出之性。性誠有之，而非性之所能盡該。調出之學，學誠有之，而又非學之所能必至。蓋學以引其端，而性以成靈。苟學足性生，則有漸引漸長，愈出愈奇，倒峽瀉河而不能自止者矣。故有時而名成七步，有時而倚馬萬言，有時而醉草蠻書，有時而織成錦字，有時而高序滕王之閣，有時而靜詠池塘之草。至若班姬之管，千古流香；謝女之吟，一時擅美。此又閨閣之天生，而添香奩之色者也。此蓋山川之秀氣獨鍾，天上之星精下降，故心為錦心，口為繡口；構思有神，抒腕有鬼，故揮毫若雨，潑墨如雲。談則風生，吐則珠落。當其得意，一段英英不可磨滅之氣，直吐露於王公、大人前而不為少屈，令卿相失其貴，王侯失其富。而老師宿儒自歎其皓首窮經之無所成也！設非有才，安能凌駕一世哉！雖然，孔子有才難之歎，天后有失才之責。每憑弔千秋，奇才無幾。俯仰一世，未見多人。故冷絳雪不鄙裙釵，自忘幼小，而敢以女才子自負，以上達於太師之前，而作青雲之附。不識太師能憐，而使得揚眉吐氣於太師之前否？」

山顯仁聽了，伸眉吐舌，不勝驚喜。因對夫人道：「妙論，妙論。我祇道閨閣文章之名，獨為吾兒山黛所擅。不意又有此女。真奇怪，前日欽天監奏才星下降，當生異人，果不虛矣。此女當如何相待？」羅夫人道：「且待見過女兒，看女兒如何相待，再作商量。」山顯仁道：「夫人之言有理。」因命賜茶。茶罷，就著幾個老成侍妾，領她入內去見小姐。

臨行，山顯仁又吩咐冷絳雪道：「我家小姐，乃當今聖上御筆親書才女之匾。又特賜玉尺，以量天下之才。又賜金如意，以擇婿，十分寵愛。前日許多翰苑名公都被她考倒，她心性驕傲，你見她須要小心，不比我老夫妻憐你幼小，百般寬恕。」冷絳雪道：「但恐小姐才不真耳。若果係真才，哪有才不愛才之理。太師、夫人但請放心。」遂同了侍妾徑入內來。

到了臥房樓下，侍妾叫冷絳雪立住，先上樓去報知小姐。此時小姐晨妝初罷，正卷起珠簾，焚了一爐好香，在那裏看《奇女傳》。忽侍妾報說道：「揚州寶知府所獻女子已到，在樓下要見小姐。」山黛道：「曾見過老爺、太太嗎？」侍妾道：「見過了，故叫領來見小姐。」山黛道：「老爺見了，曾替她另起名編入職事嗎？」侍妾道：「這個女子與眾不同。」就將見老爺不拜，爭禮論才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道：「她問一答十，連老爺也沒法奈何，故叫送來見小姐。」山黛聽了又驚又喜道：「哪有此事！可快喚她上樓來，待我看是怎生樣一個人物。」侍妾領命。

不多時，祇見冷絳雪走上樓來。二人覷面一看，你見我如蕊珠仙子，我見你如月殿嫦娥，兩兩暗驚。走到面前，山黛心靈，先說道：「你身充婢妾而來，則體甚賤。聞你以詩文自負，則道又甚尊我。一時降禮，則恐失體；一時傲物，又恐失才。你且權坐下，可盡吐所長。若微有可觀，自當刮目。你意下何如？」冷絳雪道：「我冷絳雪肺腑之言，已被小姐一口代為道出，更有何說，祇得領命告坐。」遂攬攬衣，坐於對面。

山黛道：「看你舉止不俗，眉目間大有文情，似非徒誇於人者。我若今日單考於你，祇道我強主壓客。欲與汝同做，又出題不便。莫若公議出題，分闈以詠何如？」冷絳雪道：「我冷絳雪遠獻而來，底裏不知，故小姐宜試其短長。若小姐，則天子為一人知己，翰林名公盡皆避席，才名已滿於長安，何必與賤妾共較優劣！得不加貴，失則損名，竊為小姐不取也。」山黛笑道：「據汝所言，將以我為虛名，恐怕做得不好出醜？最是一團好意。我怎好定要與你並較長短，且試你一篇，如果奇特，再待你考我未遲。」因提起筆來，思量要寫題目。

忽侍妾來報聖旨下，快到玉尺樓接旨。山黛聞知，忙將筆放下，立起身，換了大服，要走出來，因對冷絳雪道：「他也同去看看，或有筆墨之命，待我奉詔做與你看，祇當你先考我，何如？」冷絳雪微微點首，遂同了出來齊到玉尺樓下。

祇見香案已排設端正，聖旨已供在上面。山黛拜畢，開旨一看，卻是四幅龍牋，要題詩四首，表於聖朝《四端圖》上。一幅是鳳來儀，一幅是黃河清，一幅是甘露降，一幅是麒麟出。山黛領了旨，遂將四幅龍牋命侍妾捧上樓去。一面命中官外廳伺候，一面上樓叫侍妾磨墨欲書。

冷絳雪在旁說道：「方纔小姐欲出題面試賤妾，何不即將此四題待賤妾呈稿，與小姐改削！」山黛道：「使倒使得，祇是中官在下面立等回旨，恐怕遲了。」冷絳雪道：「奉旨怎敢遲慢。」此時樓上紙筆滿案，冷絳雪遂取了一枝筆，展開一幅紙，全不思索，信筆而書。但見運腕如風，灑墨如雨。縱橫起落，寫得牋紙琅琅有聲。山黛看見她揮毫如此，先喜得眉目都有笑色。及做完了取來看，祇見

第一幅鳳來儀：

岐山鳴後久無聲，今日來儀兆太平。
莫認靈禽能五色，蓋緣天子見文明。

第二幅黃河清：

普天有道聖人生，大地山川盡效靈。
塵濁想應淘汰盡，黃河萬里一時清。

第三幅甘露降：

上氣氤氳下氣和，釀成天地大恩波。
金莖不用雲中樓，一夜松梢珠萬顆。

第四幅麒麟出：

聖人在位已千秋，聖德如天何待修
當日尼山求不出，今同鹿豕上林遊。

山黛看完，大驚大喜，拍案說道：「姐姐仙才也！仙筆也！我山黛有眼不識，得罪多矣。」遂走轉下來，欲要與冷絳雪敘禮。冷絳雪止住道：「小姐且請完了聖旨再講禮也不遲。」山黛點首道：「有理。」遂立住不動，一面取過龍牋書寫。冷絳雪道：「小家之句，恐不足以當御覽，還須小姐自作。即欲用，亦須小姐改削。」山黛道：「點頭頌聖，無不盡美盡善。雖懸之國門，千金不能易一字矣。小妹何敢妄著佛頭之冀！」遂展開龍牋，分真、草、隸、篆，各書一幅。書完，又信手寫短表一通，回復聖旨。冷絳雪在旁看見她拈弄翰墨，直如遊戲，心下已自輸服。

不料這邊旨意纔打發得出門，外邊早又報有聖旨到。山黛祇得重復下樓接旨。接完開看，卻是要《賦三十六宮都是春》詩一首。山黛領旨上樓，與冷絳雪看。冷絳雪道：「待妾再為捉刀何如？」山黛道：「方纔是要領姐姐大教，故敢相煩。今已心傾，怎敢再勞！容小妹獻醜請教吧。」遂展開龍牋，草也不起，揮毫直書，不費半刻工夫，早已四韻俱成。上寫著：

賦得三十六宮都是春
聖恩無處不三陽，何況深宮日月光。
淑氣相通天有道，和風不隔地無疆。
階階楊柳青同色，院院梨花白共香。
壽酒一宮稱十獻，一時三百六春觴。

山黛寫完，遞與冷絳雪看道：「草草應詔，姐姐休笑。」冷絳雪接了道：「妾已在旁看明，不待讀矣！小姐運筆如此之敏，構思如此之精，語語入神，字字驚人，真天人也。聖上寵鑒，信有真矣。妾方纔代作之妄，悔無及矣。恐遭聖主之譴，將如之何？」山黛笑道：「姐姐不必謙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將詩封好，著人交付中官進呈。

然後與冷絳雪敘禮道：小妹因謬為聖主所知，薄有浮名，遂不自揣，妄自尊大，以為天下不復有人。不知姐姐仙子降臨，遂一概視之。適見揮毫，方知女中之太白也。使小妹愧悔交集，通身汗下，望姐姐恕之，請轉容小妹荊請。」冷絳雪道：「賤妾村野下品，為人買獻，偶以枋榆之飛，沾沾自喜。今經滄海，尚然誇水，已見巫山，猶爾稱云，其遺笑大方為何如。小姐不棄，即就青衣猶為過分，何敢當賓。」山黛道：「文字相知，最為難得。我與姐姐今幸相逢，可稱奇遇，何必泛作謙語。」

冷絳雪推辭不得，祇得以賓主禮相見。拜畢分坐，待妾獻上茶來。山黛便問道：「以姐姐高才，豈無甲第門楣，乃為輕薄至此？」冷絳雪道：「賤妾不幸，幼失先慈，無人訓誨。嚴君過於溺愛，聽妾所為。妾又自恃微才，不輕許可，嘗與家君約，不論貴賤好醜，但必才足相敵，方可結縭。前日家君訪得一宋姓者，詩名大震，以為有才，招與妾較。不意一味誇張，毫無實學，被賤妾嘻笑謾罵，羞辱極矣。彼故借竇知府之力，而陷妾於此。自分為爨下之桐，豈料小姐憐才，過於刮目，真不幸中之大幸也！」山黛道：

「宋姓者，莫非就是宋信？」冷絳雪道：「正是宋信。」山黛道：「他在京曾挑小妹一場是非，幸小妹腕指有靈，不為所困。後來天子知其開豐情由，將他責了四十御棍，押解還鄉，已出九死一生，怎尚不知改悔，又在姐姐處如此作惡，真小人也。明日與爹爹說知，將他拿來重處纔好。」冷絳雪道：「宋信情由可惡，然賤妾蓬茅荊布，非宋信之惡，又安能得見小姐天上之人。以此而論，則宋信雖罪之首，而又功之魁也。」山黛笑道：「不念其惡而反言其功，姐姐存心仁恕矣。但是姐姐既已來矣，為今之計，還是欲歸乎？還是暫留京師，而以高才顯名乎？」冷絳雪道：「妾蒙小姐一見，而既以心膂相待，妾雖草木，安敢不以肺腑相告乎！」賤妾雖為宋信所陷，然見竇知府而以危言動之，彼已畏禍而欲中止。賤妾因思家居農村，能識幾人，不睹嶠函之大，安知天子之尊！故轉以甜言開慰，方得勸駕至此。而又僥幸蒙小姐垂青，正賤妾揚眉吐氣之時，安敢以家庭小孝，而作兒女思歸之態耶？」山黛鼓掌大快道：「此英雄之言，不當以閨閣論也。」因吩咐侍妾治酒，與冷絳雪洗塵。

冷絳雪道：「太師與夫人處，因賤妾初來，恐為富貴所壓，故以貧賤自驕，尚未一拜。今蒙小姐錯愛，不以富相加，反以垂青優禮，則賤妾貧賤驕人之罪，百口無辭矣。乞小姐先率領於太師、夫人前，匍伏荊請，然後敢領小姐之教。」山黛道：「家嚴慈因姐姐初來，知之不深，未免唐突，彼此有失，俱可相忘，但賓主豈可無相見之儀。」因起，邀冷絳雪在左並行而入。

此時山顯仁與夫人，正聞之冷絳雪代作《聖瑞圖》詩之事，在廳內親話。忽報小姐同冷家女子來見，山顯仁與夫人便笑嘻嘻迎將出來道：「我兒聞冷家女子果有才情，我就看她言詞舉動與眾不同。」山黛道：「冷家姐姐之才，直在孩兒之上。今已屈之與孩兒作閨中朋友，以受切磋之益，特來拜見父親母親。」山顯仁道：「以朋友相與，何如以姊妹相與之更親也！」山黛道：「姊妹固好，但冷家姐姐其才其美，自足播其芳香。若結為姊妹，必易山姓，異日顯名，祇道假力於我，是以無益之榮，掩其有為之實，烏乎可也！故孩兒思之熟矣，還是朋友為宜。」山顯仁連連點頭道：「我兒所論，大為有理。」冷絳雪遂以通家子侄禮拜山顯仁與夫人。

剛拜得完，正欲留茶敘話，忽外面又報聖旨下。山黛遂忙忙趨到玉尺樓。祇因這一道旨意，有分教：

紅顏生色，白屋添榮。

不知聖旨又有何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